

College English

《北外
编著大学英语教程》

参 考 译 文

(第四册)

68

9+2

大学英语教程译文

(第四册)

张廷彦 刘明阁 刘卫红

王运一 薛志斌等译

南阳师专英语科

前 言

说到翻译，可能有翻译的标准，但不可能有标准的翻译。这是因为作者的风格、语言的特点，译者的水平，读者的要求，都有所不同的原因。本文所提供的译文，只是本校老师们备课教案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英文的含意，并不敢说是提供翻译的示范。即便是理解课文一项，有些地方，我们也并非全有把握。因此，诚恳地希望老师同学们在使用参照过程中，给予提出指正的意见。

本书是在87年暑假中，本校几位老师分工翻译的。后来我们也发现有的篇目，其它书刊上已有发表的。凡我们能找到的都作了参考。个别片段也有摘录的。这样做主要为了方便读者而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本校英语科教师张廷彦、徐智玲、刘明阁、刘卫红、王运一、薛志宾等，全书译文由张廷彦老师

审校，胡天赋老师也作了大量校对工作。学校处、科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果本书，能对兄弟院校起到交换意见的能够，能有助于同学们理解课文，对热心自学英语的青年，作用有所帮助，则所愿足矣！

南阳师专《大学英语》翻译组

目 录

第1课	给我三天光明·····	(1)
第2课	大布法罗河的卢鱼·····	(7)
第3课	用幽默解决难题·····	(14)
第4课	难忘的约翰尼·布罗德里克·····	(20)
第5课	历史和历史学家·····	(27)
第6课	历史和历史学家(续)·····	(33)
第7课	九万九千美元奖金·····	(38)
第8课	最危险的游戏·····	(57)
第9课	相似与差异—— 美国对越南与中美州的干涉·····	(66)
第10课	美国人的性格·····	(74)
第11课	爱的教育·····	(82)
第12课	防空洞·····	(91)
第13课	贵妇人打虎(帕克来德夫人的老虎)·····	(112)

第14课	一个有关语意的比喻·····	(117)
第15课	巨型收音机·····	(125)
第16课	为什么我是一个怀疑论者·····	(134)

第 1 课

给我三天光明

(美) 海伦·凯勒

我们大家都读过一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将不久于人世，余下的日子指可数，长的不过一年，短则只有一天。我们始终很想知道，这个死到临头的人会作出什么样的抉择，来度过最后的时刻。我说的当然不是那些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的死囚，而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人。

这类故事引起我们的思索和遐想：在类似情况下我们会做些什么呢？哪些事件、哪些经历、那些联想会在临死之前的最后时刻一股脑儿涌向心头呢？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又有哪些欣慰和惋惜之感呢？

有时候我想，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也许是一种极好的生活准则。这种态度会使生命的价值鲜明突出，使我们以优雅的风度，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珍惜的心情来度过每一天；而当我们觉得岁月延绵不断，来日方长时，往往失掉这种态度。当然有人会因而奉行享乐主义的信条，一味地吃喝玩乐，但更多的人却会因行将就木而变得严肃纯

洁。

在故事中，注定要死的主人公，通常总是在最后的时刻，突然遇到幸运的机会而起死回生。但几乎又总是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念。他变得更加珍视生命的意义，更加珍视生命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人们常常看到，凡是起死回生或幸免一死的人，他们不论对所做的任何事情，常常持着达观乐天的态度。

我们大多数人把生命视若等闲。虽然我们知道人都必有一死，但通常都把这一天看作遥遥无期。我们身强力壮时根本想不到死，很少去考虑它。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好象看不到尽头。于是我们碌碌于琐事，并不察觉自己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冷漠倦怠的。

我想，我们在运用自己的全部心智和官能时，又何尝不是冷漠而倦怠的呢。只有聋子才珍惜听觉，只有盲人才领悟光明所赐给人们的难以计数的幸福。成年时失明失聪的人，对此尤其感受深切。但是，视力和听力从未受到损伤的人，却很少充分运用他们的天赋。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所见所闻，漫不经心，毫无鉴赏珍惜之意。事情往往是这样。失去之物，方知珍惜，生了病才知道健康之可贵。

我时常在想，倘若让每个人在刚刚成年的某个时期尝一点苦头，瞎几天，聋几天，恐怕很有裨益。黑暗会使人更加珍惜光明，寂静会告诉人们听到声音时的欢乐。

我不时地试探明眼的朋友，想了解他们看见了什么。不久前一位好友来看我，她刚从林中散步回来。我问她看见了什么，她说，“没什么可稀奇的”。若不是我早就听惯了这种

回答，早就确信：明眼人常常熟视无睹，我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暗自思忖，这怎么可能呢？在林中散步一小时而竟然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我这个盲人仅靠触摸，就发现了成百上千种有趣的东西。我钟爱地伸手抚摸，感觉出树叶的对称十分精巧，白桦树的肌肤光滑细腻，松树皮粗糙凹凸。春天里我触摸着树枝，满怀热望地寻觅着大自然冬眠醒来的第一个征兆——嫩芽。我触摸感觉到，花瓣的质地柔软平滑，十分讨人喜爱，片片花瓣巧妙地卷绕成团：于是大自然的神奇向我展现。有时我把手轻轻放在小树上，运气好的时候，我能感到枝头鸟儿尽情歌唱时愉快的颤动，清凉的溪水从我张开的手指间流过，使我欣喜无比，对我来说，那铺满地面的松针，那软如海绵的绿茵，远远胜过豪华的波斯地毯。在我看来一年四季的绚丽景色犹如一出无尽的动人的戏剧，一幕紧接一幕地从我的指尖上缓缓流过。

我的心时常在大声呐喊，渴望看见所有这一切。既然仅凭触觉我就能得到这多欢乐，那么视觉向我展示的美景，不是更会多得不可胜数了吗？可是明眼人显然徒有两只眼睛，充满着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画景，在他们看来，竟是平淡无奇。有了的东西不加珍惜，没有的东西却又一味追求，这也许正是人之常情。然而在这个光明的世界上，天赋的视觉却仅仅被当作一种方便的条件，而不是用来充实生活，这毕竟是极大的憾事。

如果我是大学校长，我就要开设“怎样运用你的眼睛”的必修课。教师要尽力向学生说明怎样去真正看到那些从他们面前不知不觉溜掉的东西，来增加生活的乐趣。他将尽力

设法唤醒他们懒散而休眠的官能。

假定你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只能有三天的视力，你该怎样运用你的眼睛呢？如果从第三天夜晚起，对你来说，这一切将变成黑暗，太阳再也不会在你面前升起了。你将来怎样度过这宝贵的三天呢？你将最愿意看到些什么呢？

自然，我最愿意看到那些在我失明的全部岁月里对我最心爱的东西。你也许会这样，要把那些对你来说最亲切的东西看个足够，以便把它们留在你失明之后的记忆中。

我要看看那些心底善良、温存可亲、充满友情，使我的生活获得了价值的人们。首先，我要好好端详我的老师安·沙利文·梅西夫人的面庞。当我在年幼的时候，她就来到我的身边，替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我不仅想看她的脸形，以便把它铭刻在心，而且要研究她那张脸，从中找出她为完成教育我这一艰巨任务所独具的富于同情的温存和耐心的证明。我还想通过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一看她那种在困难面前毫不动摇的性格力量，以及他经常在我面前流露出来的对全人类同情的模样。

我不理解通过“心灵的窗口”——眼睛，去看一个朋友的心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通过我的指尖来“看”一张脸的轮廓。我可以觉察出朋友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和许多其它明显的思想特征。我根据触摸脸庞的感觉来辨认朋友，但却不能靠触摸来真正描绘出他们的面貌。当然，通过其它手段，通过他们向我表达的思想，所表现的行为我可以来了解他们的个性。但是，我无法对他们作更深刻理解。不过我相信，有视力的人，通过亲眼对他们的观察，通过注视他们对思想和环境

的各式各样反应，通过留心他们那转瞬即逝的眼神表情，是可以获得这种理解的。

和我接近的朋友我都很了解，因为长年累月相处在一起，对他们的各个方面我都熟悉；对于偶尔认识的朋友，我只有一种不完整的印象，这种印象，是通过互相拍手，通过我用手指触摸他们的嘴唇，通过他们叩击我的手心而获得的。

对于有视力的人来说，观察他人表情的微妙变化，肌肉的跳动和手的颤抖，迅速把握这个人的基本品质则是何等容易，何等满意啊！但是，你是否想过要亲眼观察一个朋友或相识的内在性格呢？多数人不就是随便看一看他的脸的外部特征，就到此为止了吗？

譬如说，你能把五个好朋友的脸形准确地绘出来吗？有些人可以但多数人就不行。为了实验，我曾向一些结婚多年的丈夫询问他们妻子的眼睛的颜色，但他们常常表现出发窘与困惑的神情，承认不知道。顺便提一下，妻子们总是埋怨她们的丈夫没有注意它们的新衣服，新帽子，甚至连家庭摆设的改变也不注意。

有视力者的眼睛对周围常出现的事物很快地便习以为常。实际上，他们看到的只是些鲜明而突出的景象。但是，即使在最惊人的场面时，他们的眼睛也是懒散的。法院的记录每天都表明“见证人”所见的是多么不准确。对于一个特定的事件，亲眼目睹者不少，但都从不同的方面来看。有些人看得多些，有些人看得少些，但很少有人能看清他们视野之内的一切东西。

哦,倘若给我光明,哪怕仅仅三天的时间,我将能看到多少东西啊!

(完)

第 2 课

大布河的鲈鱼

魏尔登·斯通

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听人说到他，当时我刚刚开始爱上大布法罗河。那天我正沿河缓缓而下，与其说是在钓鱼，不如说是在作探险考察。我到了一棵大树下的泉水旁喝了个饱，卷支烟，坐下来休息。突然，我看见河对面小松树上有一只松鼠；再向下看，看到一个人坐在岩石上，端着一只枪，眼盯着下面的河水。

我打了个口哨，那人看了看我，我指了指松鼠。他漫不经心地端起枪，“砰”地一声开了火，枪声在悬崖间回荡着。

几分钟以后，那个人来到泉水旁的小道上，把松鼠扔到我脚下。

“这是你的东西。”他说，把枪靠在树上。跪下来喝泉水。

“那是你打的呀！”我不愿白白接受。

“我不喜欢松鼠肉。”他用手背擦了擦嘴回答。

我掏出烟袋递给他，他一句话没说，默默地卷了一支烟，把烟袋又还给了我。

“好啦，”最后他说，我该回家啦。”然后就拿起枪走了。

他的身影几乎还没有消失，我就听到背后树叶呼呼啦啦乱响，一个人从泉水后面灌木丛中钻了出来。我曾见过此人，不过现在有两支左轮手枪吊在他后臀上，我马上明白了，他是渔猎看守人。我不自觉地朝松鼠看了一眼，我知道眼下不是打猎季节。而那人却笑了笑。

“没什么，我都看到了。”他说。

“那算我走运，”我说，“但那的确是我让他打的，我以为他是打松鼠的。”

“不，他从来不打树上的生物，他是打老“所罗门王”的。”
“我明白了。”我回答，虽然我一点也不明白“所罗门王”是什么？这可能是关于三角恋爱的事或者是山区人的世仇不和吧！

“老所罗门王是一条鲈鱼，”他说，“我们所以这样叫他，是因为这条鱼太精明，没有人能捉到他。拿枪那个人曾经仍要住过他一次，但没有能捉到。从此以后，他一直努力想用枪打他。这是违法的。况且，还有我照管着，不让人伤害他。”

“鱼有多大？”

“算了，不用说了”他回答，即使我讲实话，陌生人也会认为我是说谎。”

话说到这儿够了，我当时就下决心仔细观察。

“所罗门王经常在哪虽临朝听政呢？”我故意漫不经心地问，“看来我们那位带枪的朋友希望在这个洞里找到他，是否有人在这儿见过他呢？”

“见到过一次，大约在一年前。不过眼下可能在一两英里上游或者下游。好，我得回镇上去啦，回头见。”

从那以后我多次见到渔猎看守人。而我每次见到他，一定也要见到拿枪的人。他们所玩的游戏是儿童们所常玩的捉迷藏的游戏。带枪的人试图捉到“所罗门王”，而渔猎看守人则竭力要捉带枪的人。我喜欢看他们的游戏。

从这个夏天起，以后接连两个夏天，我向我所见到的每个人提及所罗门王的事。他们都知道并告诉我有关他的故事，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能见到他。直到最近通过一个名叫迪·汤普森的十二岁男孩的帮助，我才看到了他。

以前我见过迪几次，他和其他山里的小孩没有区别，身体瘦小，沉默寡言，不喜欢交谈。如果不是提到所罗王，我是不会和他认识的。一提及所罗门王，他便另换一个样子了。

“你见过他吗？”他问。

“没有，我只是听说而已。我猜你是见过的，”我暗示说。

“我见过一只，”他回答，“我把他拉出水面后他把线挣断了。不过，”他用颤抖的声音补充道：“将来总有一天我是会捉住他的。”

我问他他希望什么时候能捉到。

“等迹象明显，时机成熟时候吧！”他告诉我。

“你认为会在什么时候呢？”

迪看着我的眼睛，然后问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当然啦！”

“当我再追踪他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他这样答应了。

可我还是摸不透可能要等到什么时候。

三天以后，我正在喝第二杯咖啡时，迪走进我的帐篷。

“我要去了，”他宣称。

“我可以跟随在你的后边吗？”我满怀希望地问。

“我那天就说过了。”他回答。

五分钟以后我们上路了。迪领着我一直走到泉水旁的洞子那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结实的绳子，把没栓东西的一头拴在渔杆中间。

“准备好了。”他说。

“开始吧，小鬼，”我说。

“你不想试一试吗？”他问。

“不，”我回答，“所罗门王”是你的鱼。我只是想看看他。”

“如果你爬上那个悬崖的话，我就能让你看到他。”

我们走到悬崖边上，坐了下来，河水在我们下边大约十英尺的样子。河面被我们所坐的岩石的突出部分所遮盖，只剩下沿着对面河岸狭长的一条水带。

“你看到那根木头了吗？”迪指着那波光闪闪的窄条问。

“看到了，”我回答。

“那就是所罗门王住的地方，”迪说，“他不让其它鲈鱼来这里。看！”

迪敲了一小块石灰石，轻轻丢进水流里。我对要发生的事没有一点准备。园木下面的一个翅翼突然从木头上离开了，象鱼雷一样射向石头落水的地方，我看见鳍在摆动，方形的腮不耐烦地动着，两只鼓起的眼睛向上看着。我终于看到了

所罗门王的风采。

“那就是他，”迪轻声地说，“趁我去拿诱饵，你不愿意试一下吗？”

“我吗？”我高兴得几乎要叫喊起来。我激动得有点发抖，扔出了鱼线，竟奇迹般地把诱饵扔到了目的地——所罗门王后边三英尺远。接着所罗门王猛冲起来，他转过身，愤怒而快速冲出去，使人难以看见。但我看到了我的诱饵，它向上弹出水面，然后松软地垂落下去。我眼看着所罗门王摆动起尾巴，激荡起波浪，向我告别面去的地方，不由得浑身瘫软，就象那松弛的线绳一样。

这时我听到迪回来，他的鱼钩上有个怪异的东西摇来晃去，那是一只大蟹大小的小龙虾，迪把线卷起一点，然后用右手旋转小龙虾，把它扔出去，龙虾以马蹄形下落在木头旁，开始摇摇晃晃旋转下沉。

突然，线的那一端猛地一拉，当迪猛拉的时候，线在木头下绕了好几英尺，渔杆弯了，虽然迪两手紧握渔杆，大腿紧夹着渔杆把，渔杆的梢还是猛然向下，指向木头的黑暗处。有三次猛拉，我想要把渔杆从那孩子手里夺走。接着所罗门王跳出来公开战斗了。

他冲出水面，凶猛地向外吐龙虾，但钩子挂住了，所罗门王潜入河底时感觉到了，然后又出来了，摇着头，鼓着腮。我们能看到钩子穿透了它下唇最硬的地方。他放弃了水面战斗，又潜入水底呆住不动。迪试图把他拉出来。结实的渔杆劈啪作响，然后折断了。好在线是栓在鱼杆断裂处下边的，所以所罗门王还被钩着。我想我们不可能把鱼拉上我们站的地